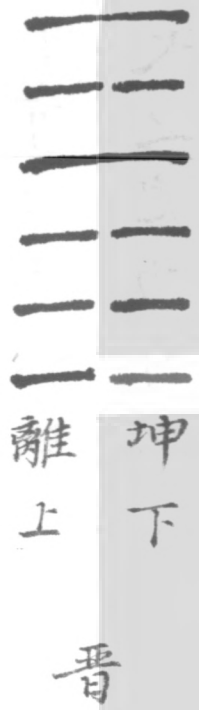


周易經傳集解晉明夷卷第十八

離坎艮坤



離坎震坤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也

晉之成卦大壯之變也自壯之晉乾變為坤震變
 為離也乾自咸卦居中上三爻在怕居中下三爻
 至遯為上卦至壯為下卦周流六虛矣至是變而



為坤則健而能順也震在威懼遜壯上下反復不出中央至是變而為離則動而有所離也所以然者威懼二卦以君臣夫嬖而言遜壯二卦以君子小人為義上下之情既交小大之分既正則順而麗乎明者乃大臣之所以事上者也可不務乎故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祖徠石氏曰如人有盛大之德乃可以進用于時此說非是果如所論何言不可以終壯乎既盛而又進殊非易之所以為訓也按雜卦云大壯則止是大壯以止為義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晉亦猶艮後受之以漸斯其旨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下坤上離成卦曰晉者初為坤二為艮三為坎四為離坤順也離麗也順而麗斯謂之晉己乎曰未也陽為進也為其有艮陰為退為止陽行焉未可以為進也為其有艮坎震之象焉艮坎震三陽也

進而行是以謂之晉也離為日坤土為地明出地上進而至于日中斯謂之晉已乎曰晉之為卦有諸侯朝陽之象若明出地上進而至于日中以此為晉則舜禹之事也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大陰為小大有之所以為陽者上乎天也晉之所以為諸侯者出乎地也為其養民坎震之象馬是以知其朝王也然則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者以近天子之光而已矣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何謂也曰坤為土為民土有土有民諸侯之象也馬陽物也震坎艮皆陽是以為馬蕃庶也離為日中晝日之象也坤文三：接之象也中古之事尚矣先儒之所不傳者莫得而考之矣說者皆以康侯為安定之象錫馬為褒賞之義愚竊意其不然錫馬當為下錫上之錫書稱師錫帝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康侯謚也文武之興蓋有錫馬蕃庶而蒙三接之寵者故彖詞取之以明人臣自進而上行之義亦猶帝乙歸妹箕子明夷王用享于西山公用高于天子之象也或曰王者之所以

懷諸侯賤貨而貴德厚往而薄來而乃以錫馬蕃
庶加之寵過无乃非其義歟曰古者以民之多寡
為國之貧富馬息之耗盛為兵之強弱商周之間
王業未定諸侯之去就既未有所決當是之時有
見幾而作者索馬蕃庶以朝于周興王之業于是
乎賴寶離錢倣其人也可無以寵異之乎然則畫
日三接乃所以懷諸侯之道也武王至于盟津不
期而會者八百國來有由然若夫晉之所取其
上行之義而已矣故子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

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畫日三接
也或曰然則文王之事商偽歟曰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故
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言順也何
名為偽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者離也地者坤也離為日又為火，在天上則
為大有王者之象也明出象地上則為晉諸侯之

象也所以然者明出地上有進而麗之象焉火在天上則其明盛不可以復進矣在天而言火在地而言晉日互見之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向明而治照臨其民特有尊卑大小之殊耳是故晉之君子以自昭其明德也臧孫達有言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斯之謂矣

雜卦曰晉晝也

晉之為卦以明出地上而成其在六爻以晝夜昏明為象進而遇晝者宜動而不宜止進而遇夜者

宜止而不宜行陽為動陰為靜陰為止陽為行震離為晝坎艮為夜初六進而遇艮六二進而遇坎是以貞吉六三進而遇震六五進而遇離是以悔止九四進而遇坎上九進而无所遇反而遇坎然皆以陽剛行之是以有危厲之象也晉之為晝斯斯其象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

離震也晉之為卦是下而進故以所遇為其象如初六進而遇六二之艮故曰晉如摧如艮止也初六方進以從乎震而六二止之是以為摧如也故曰貞吉貞猶止也陽為行陰為止坤雖在離兌之間而有闔戶之象為進而遇艮欲往何之乎以六之乘體坤之順斯能貞固守之而保吉也故曰固乎裕无咎初六之于九四是其所孚矣今也閱于六二而不得進雖有上行之志其誰信之哉忠而不見知信而不見察在于常人豈能无憤愠不平之心乎豈能无憔悴不樂之意乎有一于此未免有咎惟天下之至順為能寬裕自得不感于退不汲于進不怨天不尤人綽然有餘裕斯為无咎矣故子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或曰三陰同志何以謂之獨行曰復之諸陰皆復于初而四為獨復履之諸陽皆承于五而初為獨行蓋言其特立獨行非无朋之謂也見摧而不失其正固孚而不失其裕斯謂獨行之君子矣乃若六二則有愁如之象焉故曰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卦之最下

雖應乎四而未達乎五四臣也五則君也初六未受君命故可以優游而自得若已受命而固守于上其可以自裕而已乎孟子有言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有餘裕哉斯之謂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于坤坎之間故曰晉如愁如坎為加憂故有愁如之象六二不獲乎上進而遇坎退而遇坤是以

謂之愁如也故曰貞吉坎艮皆夜也以艮遇坎靜得其時矣是以為貞吉也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坤為母故有王母之象王母祖母也初六既為坤矣而六三又坤是以謂之王母也以二之中正上无其應下无所與而能固守其貞豈其終困而已乎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二于王母之尊寔臨其上受茲介福宜矣故子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商周之間抑有其事乎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文王之母周公之王母也

周公之母孺子之王母也周公居東可謂稔如矣
三年而歸可謂貞吉矣納鳩鴉之詩而啟金縢之
書抑王母有其助歟何其幡然改也其事无微意
之云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之君子幸毋 焉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下體為坤上體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體之
上應乎上九而承于九四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
故曰衆允離為明震為動坤三陰為衆允信也六
三之進遇乎離震而又有應在上其忠上行見信

于衆宜矣故曰悔亡方晉之時以六居三而體乎
坤坎是以有悔為其與上合志為衆所信故得悔
亡也孟子有言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其斯之謂
歟故子曰衆允之志上行也讀至之字為句絕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乎初六之坤而承于六五之坎其乘六三六
坤坎也故曰晉如鼫鼠鼫大鼠也本或作碩鼠之
為物晝藏而夜動晝昏而夜明貪黠而畏人首進

而尾退今九四一文進而過坎退而過坤、為黑
坎為幽夜之象也而其體稜震離、為明震為動
方陰用事羣動皆息而有眩其明駛其捷跳梁于
其間者非鼠而何是故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
也或曰鼠者艮之物也而離震取之何哉曰艮之
所以為鼠者為夫大明既升則暗而无睹止而不
行也今四之離震在乎坤坎之間是以夜為晝者
也震于艮為長謂之鼯鼠不亦宜乎故曰貞厲以
此為貞斯為厲矣何者四人臣之位也明而不中

不當其位下據三陰上逼六五竊君之權以行其
私真鼯鼠之象也貞而不去董灌百毒隨之矣故
子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或曰九四雖有權臣之
象而初為貞吉三為悔亡曷云而據之哉曰為其
以陽柔而初六、三皆以陰居剛也為其以離媿
坎以震納坤也惟其位之不當是以^為鼯鼠而已為
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
介于離震之間，故曰悔亡。坎者陷也，陷必有可虞。
以六居五而體乎坎，固宜有悔。柔進而上行，柔乎
中正是以悔亡。故曰失得勿恤，憂也。坎為加憂，
故有勿恤之象。夫離坎配也，五居尊位而四上之
間二爻皆離也，宜无失得之恤之矣。四應在初上，
應在三則五之于二爻能勿恤乎？然方晉之時，明
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則初六、三、六唯五之麗
矣。四之與上復何往乎？故曰往吉无不利。六五之
慶矣。

于上九所謂信順而尚賢者也。志无不利，同乎大
有矣。故子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陰之遇陽，斯為
慶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而
乘六五二爻皆坎，而三又坤也。故曰晉其角，上
窮也。進至上九不可以復進，是以謂之晉其角也。坤
離為牛，上離之終有牛角之象，為上之所遇與九

四同皆體乎明而行乎暗者也然三陰方進而四
據其衝故有鼯鼠之象既麗乎五則上九為所尚
之賢不嫌于爭民矣懼以上窮為戒也故曰維用
伐邑離為兵坤為邑故有伐邑之象知進而不知
退知得而不知喪者聖人之所戒也維用于伐邑
則可矣仲康之征義和成王之伐管蔡是也故曰
屬吉无咎貞吝德之不懷教之不率而動干戈于
邦邑之中可謂屬矣然禁暴戢兵聖人之所不得
已也上明而下順威赫而民從又何咎之有哉若
以此為貞則羞吝之道也故子曰維用伐邑道未
究也離為明坎為幽上九離也而言未光者上之
伐邑五之命也五以幽而麗乎明故邦邑之中猶
有未服而至于用兵若大有之六五與而麗乎明
則有威如之吉而无伐邑之屬矣故曰火在天上
大有明出地上晉其光之小大近遠信乎不佯矣

坤震坎離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坤上 離下

明夷

序卦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者傷也

明夷為卦晉之反也自晉而明夷離反居下坤反居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為明坤為地明入地中是以謂之明夷也夷者傷也晉之上九可謂窮矣進而不已必有所傷是故受之以明夷也晉之上九反居明夷之初飛而垂其翼而不暇食非遇傷之故乎或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易之

序列若皆明白洞達如此則學者可以無疑矣曰揚子雲有言天俄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賢人之言尚不可以俄而度測况于聖人之經乎若皆明白如此中人之知可以不問而知然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所盡心焉何哉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下離上坤成卦曰明夷者初為離三為坎三為震
四為坤離明也坤地也明入地中謂之晦可也何
自為夷哉為其有坎震之象為震動也坎陷也動
而陷焉是以謂之夷也是故坎之于人也為憂為
病為痛為血于馬也為曳于輿也為背皆傷夷之
象也明夷利艱貞何謂也曰明夷之世上下皆明
夷也然有二義焉有喪其明者商王紂是也有晦
其明者文王箕子是也文王箕子惟能艱難而守
其正是以晦其明而至于利也若商紂者蕩然放

恣不能艱貞是以夷其明而至于亡也故子曰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
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離為文明坤為
柔順坎為險難離為心志內潛文明外示柔順故
能蒙大難而不滅其明遭內難而不失其正非文
王箕子其誰當之文王之蒙大難者美里之事也
箕子之正其志者囚奴之事也文王之造周箕子
之傳商艱貞之利也孔子言利艱貞于文王箕子
之間蓋兼而明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已解在前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者法明夷之象也凡易之象取之不一而足剥之以宮人寵遊之畜臣妾吉亦猶是也古之昏人垂旒黠曠收視反聽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者其用晦而明乎或曰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夷之象曰君子以用晦而明何其相戾也曰夫言豈一端已哉君德不昭民何所視王明不晦民何所容傳曰顯諸仁藏諸用六其義也

雜卦曰明夷誅也

明夷為卦以明入地中而成其在六爻以君子懼誅為義何則夷之為言傷也誅也滅也明夷之世明者見傷而不已誅滅隨之是以君子懼之也

子曰易之興也

其行中

古乎

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

盛德

即當文王

興也

盛德即當文王

興也

興也

興也

興也

興也

興也

以商周之事明之也離為周而坤為商矣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自周公以來固已著之爻詞以示後世也而孔子又以文王箕子申而明

之言文王者六二是已言箕子者六五是已由是而推則九三之為武王上六之為商王受可知已然古今學者固已疑六五非箕子之爻至于六二以為文王尤所不信夫周公舉其一仲尼舉其二居千載之下而不能以三隅反无以見周公孔子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而

承于六二、爻皆坎而四又坤也故曰明夷離為明坤為晦坎為幽體文明之資而潛幽晦之地是以謂之明夷也故曰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離為飛鳥、居高志遠而在卦之最下故有于飛垂其翼之象陽為行為君子離為日為食、所以養陰也離爻三而初九六四陰陽不相與故有于行三日不食之象飛之為言不敢集也行之為言不敢留也既飛而又垂其翼懼不免于矰弋也既行而又廢其食懼不免于刑戮也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初之所往即遇二也二于初為隣四
于初為主初離也而二四皆坎也舍四而後二四
得无言乎初之舍四而後二何也四之坎有坤象
為拒人于千里之外矣以坤制坎以土制水兌澤
之象也兌為口是以知其有言也昔者伯夷太公
避紂而逃于海濱所謂飛而垂翼行而不食者也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所謂有攸往者也然太
公猶不敢幡然歸周而託于渭水之過伯夷既歸
周而深諫武王之舉至于不食其粟懼主人之周

有言也故子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不食則可
以行若食焉而避其難非聖人之所許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
介于初三之離三又震也故曰明夷離為明坎為
傷是以謂之明夷也故曰夷于左股，下體之上
左不用之處也明夷以傷為義故近取諸身而有
首足腹心之象焉初二為股三四為心五上為首

六四之謂左腹上六之謂大首是也初三為右二
四為左者右強而左弱陽壯而陰羸也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者文武異宜故剛柔異尚也說者以左
為陽右為陰則失之矣夷于左股言雖傷而未害
也故曰用拯馬壯吉拯救也本或作拚音并舉也
出于險陷之中又得馬壯然後可以脫于難矣坎
為陷震于馬為作足故有用拯馬壯之象焉馬既
壯矣左股之痛何害于行耶是以係之吉也昔者
文王北面為臣居脯醢炮烙之間而親被囚拘之

厄可謂夷于左股矣呂召闕散之後相與治其政
而和其民卑詞厚幣以脫其難商之君臣知殺文
王不足以過其勢而適足以召其師故釋而歸之
可謂用拯馬壯吉矣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其
文王之謂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
上應乎上六之坤而介于二四之坎四又坤也故

曰明夷于南狩南明方也狩從禽也離為明震為動故有南狩之象狩于南方可謂明且動矣而猶曰明夷云者其所遇皆坤坎也故曰得其大首大首上六也以震遇坤斯得之矣或曰乾為首其坤稱之何哉曰五上天位也以象言之則乾為首以位則上為首為其居上卦之上是以謂之大首也古者謂君元首明夷之大首非商王之謂乎故曰不可疾貞疾速也以速為貞則不速矣震為決躁故有疾貞之戒焉此聖人之所以需天命而卅俗

之所謂陰謀者也詩云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可謂明夷于南狩矣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可謂得其大首矣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可謂不可疾貞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觀兵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王曰女未知天命乃復歸然孔子猶曰武盡美未盡善也其猶曰不可疾貞之象歟故子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拘繫之乃從維之文王之志也夫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六四上體為坤下體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之離故曰入于左腹三四居中腹之象也四本與上同體而九三與之同在人位入于左腹之象也三有離體四有坤體坤為腹離亦為腹三陽而四陰是以謂之左腹也左手足不如右強左耳目不如右明左靜而右動左逸而右勞腹之左是安逸而无為者也人之常情好安而惡危好靜而惡動好逸而惡勞干戈之事非其所欲也

開之于安逸之途則雖勞而不怨示之以生全之意則雖死而不避入于左腹之謂也極之于塗炭之中而措之于衽席之上其有不入者乎以陰求陽以暗求明物之情也六四上无所戴共从九三如水之就下矣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心為火離之物也九三為離初九六二為離以九三之離而配六四之坎所謂推赤心而寘人腹中者也以六四之坎而配初九之離又獲明夷之心矣出門庭謂初九也同人豫初九皆有出門之象焉夫

初九者飛而垂其翼行而不暇食以明夷為心而
出自門庭者也苟非入于左腹何以獲其心乎得
其心斯入其腹入其腹斯得其心矣君子謂之心
小人謂之腹或曰何謂也曰君子者民之所視以
為休戚者也庶民者君子之所視以為去就者也
君子從之則庶民歸之庶民從之則君子歸之矣
伯夷太公之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而孟子則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為往豈非相為
去就也哉周自后稷公劉太王季積德累功仁

及草木至于文王視民如傷可謂入于左腹矣史
記稱商太公疵少師強抱而樂器而奔周又稱微
子抱祭器而適周此則所謂獲明夷之心于出門
庭者乎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武王克商未及
下車歸馬放牛示弗復用以此見商之餘民厭苦
兵革而思樂息肩故武王之順其心如此也楚靈
曰尚有天下民患王之无厭也故蒞亂如歸為
人上者可不鑒哉或曰子言初九六四陰陽不相
與于此又言離坎相配何也曰初之所以不獲于

四者以坤之制坎也九三之震既出乎坤而入于左腹矣坎之下交于離固其所也故予曰尚有天下民患王之无厭也故泛亂如歸出門之心又以微子言之何也曰伯夷太公微子皆明夷之心也失于高而獲于周均也自其飛而垂翼行而不食則係之伯夷太公自其獲之于出門庭則係之微子先後之序遠近之別也豈不然哉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所應上

无所與而介于坤坎之間故曰箕子之明夷五天位也以六居之明則為順暗則為弱今六五體艮而在坤坎之間暗弱之象衰季之王也然明夷之終既已失位故不得居五而係之上六則五者蓋其未失位之時也而以箕子當之者箕子為之奴則主在與在也此干諫而死則主亡與亡也然則夫子所稱三仁坤之三爻其當之矣故曰利貞此彖之所謂利艱貞者也坤為晦坎為幽艮為止故有艱貞之象夫箕子之所為佯狂囚奴蒙耻而不

去者蓋欲傳商之祀而不止也歟程嬰與公孫杵
臼議曰立君與死孰難曰死易立君難微子去之
去而已矣比干死之死而已矣夫箕子者既欲不
去又欲不死此所以為難也王氏曰比干貞而不
利微子利而不貞而利者箕子而已武王既有
天下而箕子為之陳洪自則九疇之叙不失其傳
受封朝鮮總嗣綿遠則成湯之後不失其祀茲非
利歟故子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此

猶生息著息也易言與消為反對之詞蓋言

箕子之所以利于貞者其明可消而不可息也不
息則其明全矣由是言之三仁之中惟箕子為无
間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
離震也故曰不明晦昧也不明晦非晦其明也
諸爻皆曰明夷上六獨曰不晦明者自二至五有
震坎艮之象焉震坎艮陽也陽為明而皆下于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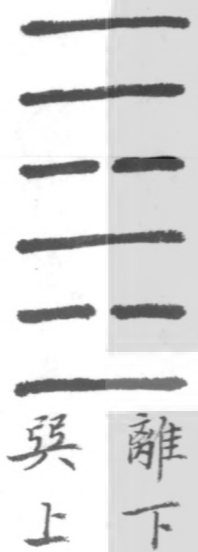
是以謂之明夷也上六之坤乃自為之是以謂之不明晦也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五上天位故有初登之象上六體坤故有後入之象所以然者九三之離方出于上六非其敵也宜其後入于地矣故子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以言興亡之係于明暗也如此文王為順則而商王之為失則豈不然哉或曰文王重易而以明夷之九三自居是何用心哉曰此天地自然之象數也而文王豈能增損之哉文王之也離居

坤下謂之明夷及其分為六爻也既有上六明夷之主必有九三平亂之臣六四之庶民豈无厭亂之情初九之君子宜有見幾之作六五之位尚存則有明哲保身之士六二之位未改則有遵養時晦之君雖非文王與紂之事而古今興亡之際何獨不然耶

周易經傳集解晉明夷卷第十八

周易經傳集解家人睽卷第十九

巽離坎離



家人

巽離坎離

序卦曰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人為卦明夷之變也自明夷之家人下卦不動上坤為巽變其五上二爻而成卦也坤順也巽

也順之與巽无以相違而成卦之才若是不同者
取其爻象而名之也以六居五則无以應六二以
六居上則无以制九三是以為明夷變為巽則尊
卑內外莫不各當其位是以謂之為家人也夷者
傷也傷于外而反于家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易
乃取以為序其意義安在夫以一人之尊而居億
兆之上可謂崇高矣初登于天照于四國可謂聰
明矣然乃夷其明而至于亡何也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天下之所以入于明夷者亂之所生

未嘗不始于家也故詩云亂匪降于天生自婦人
若夫傷而能悔，而能反者必由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可平故曰紂以妲己亡周以任姒
興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則傷于外必反于
家故受之以家人意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言
家人之象伊川程氏曰萬物至巽而潔齊非巽有
齊之義也易之取象皆如是矣何獨于巽而疑之
然明內齊外不足以發其義指伊川乃以外巽內

明言其象亦未為得夫外巽內明是猶明夷之義也家人何取焉乃若孔子亦豈云爾哉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而家人之象粲然著矣由是言之不通乎變未可與言易也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嬪、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

下離上巽成卦曰家人者初為離二為坎三又為

離四為巽離明也離嚴也巽、也巽入也內明而外巽內嚴而外入所以為家人者不可得而見也巽長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所以為家人者不可得而見也為其有坎離之象焉坎之離男女也合而言之則夫嬪也重而言之則父母也摠而言之則一家之人也自五以下皆有離坎之象焉是以謂之家人也然則既濟之不為家人何也曰既濟之終以六居上久而不知變則其道窮矣是故有濡首之象焉若夫家人以九終之譬如人之一

家內外皆有防閑始終不失其嚴然後家人之象成矣家人利女貞何謂也曰家人反復有巽離兌之象焉巽離兌三女也其在六爻為女者二四而已二四陰位也以陰居之女之正也家人之道利在女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或曰何謂也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為君長則有治民之道為臣下則有事上之宜其所謂正不止施于家人也言女正知其家道正矣是故九五正位乎外六二正位乎內男女各得其正矣五天位也二地位也天穹蔭而在上地磅礴而居下故子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或曰然則九三六四非男女之正歟曰家人有夫婦之別焉有父子之嚴焉有姑婦之順焉有兄弟之敬焉有姊姒之睦焉由夫婦而言則五夫道也二婦道也內外之位正也由父子而言則五為父四為母三為子二為婦上下之分定也由兄弟而言則五兄也三弟也二四蓋姊姒也長少之序明也一家之象粲然備矣故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也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家
而天下定矣程氏曰一家之中不嚴則孝敬衰无
君則法度廢故无有所尊嚴而君長之者九五九
三之謂矣或曰說者謂五為父四為母若何曰非
也自父母相配而言則是夫婦也二位是已對子
而言故稱父母九五為父教子以治乎外九三為
母詔婦以治乎内豈不坦然明白也哉若以四言
之則母失其嚴子失其順矣或曰母主乎愛尚乎
慈係之九三不已過乎曰諺不云乎慈母有敗子

嚴家无格虜昔之賢母以教子治家名聞後世者
豈惟慈愛而已乎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也學者尚何疑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者離也風者巽也火性上炎威嚴之象也風體
旁行教化之象也火烈而風生焉家嚴而化行焉
夫火南方之物也心君之屬也人之所望而畏焉
者也君子觀此之象然後知身不可不正而家不
可不嚴矣既曰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言有物行

有怕所以修身而齊家取風火之義也

雜卦曰家人內也

家人為卦以男女正位而成其在六爻以閨門之內治為象何者初上二陽有門墻扞蔽之象二三四五有室家男女之象為是以謂之內也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外言不入于閭內言不出于閭故家人之象以初上二爻為內外終始之閑中間四爻為少長尊卑之序初之悔止上之終吉內外終始之有其閑也二之无攸遂三之嗃嗃四之富家五之勿恤而皆係之吉者長少尊卑之得其序也或曰然則初九以陽居剛上九以陽居柔其所以防閑之道不同何也曰上卦為外下卦為內上九者外之極宮之前也初九者內之極室之後也宮室之制前有門闕後有垣墻門闕所以司啓閉也故剛柔雜焉垣墻所以杜罅隙也故峻為之閑嚴為之禁豈非防微謹始之意也哉

初九閑有家悔止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四
坎巽也故曰閑有家閑闕也扞蔽之象也有家而
无閑不能有其家者也閑之者禮之謂乎所以扞
蔽内外使不可窺竊者也家人之道外不踰閭内
不踰閑故初九不以應言取諸防閑以為義也故
曰悔亡初應在四是以有悔行之于始故得悔亡
人之常情妻子之間寵之而弗教縱之而弗禁其
心以為愛之也馴習浸淫陷于不義則長者之過
也悔而圖之將无及矣是故君子于其始而閑之
則放肆邪侈无自而生悔可亡也故子曰閑有家
志未變也逮其志變習流然後從而止之則用力
多而不可勝志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
離故曰无攸遂成也者所欲為而遂其志者也
春秋之義大夫无遂事而况婦人乎六二以陰居
柔處于下而得中位乎内而守正无所敢成者也
故曰在中饋坎為酒離為食故有中饋之象在中

而主饋食婦人之職也禮曰精五飯幕酒漿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貞斯為吉矣故曰貞吉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其妾婦之道與

九三家人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亦為離以陽居剝而在下卦之上、无其應而介于二四之間二四皆坎也故曰家人嗃、按陸氏音義嗃、荀作確、劉作煇煇喜、張作嬉、陸作喜、愚以煇、嘻、為是

今韻嗃字有兩音黑角切悅樂也黑各切嚴也並引家人嗃、為證煇字有四音虛嬌切炎氣也呼木切𤇗也呼酷切火熱也黑各切熾也煇是炎熾之貌四音皆同嗃一曰悅一曰嚴未詳厥音皆本于此文之注蓋學者相傳謬語當以煇、為正煇炎也煇、炎之極也離為火故有炎煇之象以陽居剛上下皆離是以謂之煇、也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是火有威嚴之象也家人之道尚嚴而戒凟然九三重離而不中至于煇、

亦云過矣故曰悔屬吉剛而不中能无悔乎傷恩則離能无屬乎然與其有不可制之漸不若有不
可犯之嚴然則九三雖悔且屬而家道无虧斯為
吉慶故曰婦人嘻嘻終吝舊說以嘻嘻為喜笑之
貌故之爻象不應求之辭旨既贅且闕詩云妻子
好合如鼓琴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然則閨門和
樂發于喜笑非聖人之所禁也王氏曰嘻嘻歎之
聲按詩噫嘻禮嘻其甚矣皆歎辭也六二為婦六
四為子二四皆坎也坎為加憂故有嘻嘻愁歎之

象九三居子婦之間處門內之長母之象也稟陽
剛之才體重離之象其威

然望而可畏雖

過乎剛猶未為失若苛虐已甚而察見淵魚將使
之无所措其手足而有愁歎之聲以此終之不亦
吝乎三下卦之極也故有終吝之戒焉子曰家人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苦節不可貞其
是謂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下體為坎上體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乎初九而介于九三九五之間三爻皆離也
故曰富家大吉家人六四與六二之義同九五與
九三之義同六二九三既明剛柔之得其道矣故
于六四九五互言其所未及而推廣有家之道也
坎為勞卦巽為近利市三倍故有富家之象陽為
富陰為貧陽為實陰為虛六四以陰居柔而謂之
富家何也曰四子道也為人子者无私債无私蓄
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六四居父母之間所應所比
莫非富貴而已獨虛貧是不富其身而富其家者

也家富而子貧未之有也身任其勞家任其利謂
之大吉不亦宜乎故子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六
四于家為子于國為臣為人子者无以有己為人
臣者无以有己其斯以為順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以
而乘乎六四二爻皆坎也故曰王假有家九五剛
明下應六二離坎相配家人之極致也然初九
九三既備其義矣故于九五天位之爻推廣有家

之道也假大也王大有家者非止有人之家也乃以天下為家者也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然則古之聖人推一家之治以及乎天下如斯而已矣故曰弟恤吉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憂也勿者慎之詞也坎為加憂故有勿恤之象天下之治本于一家敬其父則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事其長則天下之為人弟者莫敢不順刑于寡妻則天下之為人夫者莫敢不象字于厥子則天下

之為人父者莫敢不慈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其可以勿恤乎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與此同意王之恤民如其赤子則民之愛王如其父母斯為吉矣故子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上九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五之離故曰有孚威如孚信也家人六爻自五以下陽貞乎剛陰貞乎柔陽體乎離陰體乎坎為威坎為信惟上九一文剛柔相濟而體乎兌

先說也家人心悅而誠服者也是以兼乎威信而
言之威无信則不立信无威則不行家人之終別
无他義惟威與信不可偏廢不可暫弛故曰終吉
以此終之斯為吉矣而夫子則釋之曰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女古之
人所以能齊其家者言有物而行有恒也聖人懼
世俗不察直以威嚴為治家之道而不能正身以
率之則父子有相夷之惡矣夫婦有反目之釁兄
弟有鬩牆之犯何威之能行哉惟君子反求諸已

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斯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
矣豈徒剛猛嚴厲而已哉此與大有六五厥孚交
如威如吉同義易而无備所以為大有之威反身
而誠所以為家人之威也

離坎離兌



睽

睽坎睽兌

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者乖也

睽之成卦家人之反也自家人之睽離反居上巽
變為兌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火也巽木也兌澤
也木之于火有相生之義離體居下有炎上之情
是以為家人也火之于澤有相畏之資離上兌下
无相與之意是以為睽也剛柔上下各當其位是
以為家人也反則易位是以為睽也睽有兩義有
自然之睽有不合之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
自然之睽家道窮必乖此不和之睽也或曰家道
窮必乖何謂也曰家人之道以嚴為上如上九之

嚴則終乎吉如九三之嚴則終乎吝極炎上之性
而无遠下之情其致乖也不亦宜乎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
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下兌上離成卦曰睽者初為兌二為離三為坎四
又為離、火也兌澤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則不
交而否矣為其有離坎為是以不謂之否而為睽

也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不和而訟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為訟而為睽也睽者乖也始乖而終合是以謂之睽也夫離坎者既濟之象也始乎睽終乎既濟則睽之象也睽小事吉何謂也曰書不云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汝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夫興天下之大事建天下之大業是必天人和同上下丕應而後可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筮龜協從是也至于興一利除一害凡所施為措置不必上下叶同不幾于予之言而莫予違者乎事有利害計有得失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慮惟其多睽而不同是故人主所擇焉故曰小事吉也子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夫說而麗明柔而上行中而應剛斯謂之合矣而睽之云乎曰天地之間有合必有離有聚必有散睽本生于同而同蓋出于睽不

同則无睽不睽則无同今夫離火兌澤同賦形于
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于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
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儂坎季女妃艮其後未
嘗不睽也睽之為義蓋取諸此然即其卦而求之
則說而麗明柔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要其
歸之同與故曰天地睽而其志同也男女睽而其
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天
地之形雖分而生成之事則同男女之體雖異而
家之志則通萬物之品雖殊而孳育之事則類自

其同以求其睽則火澤相近而異趣二女同居而
異行是睽也即其睽以求其同則天地至于萬物
雖形分體異品類散殊要其歸未始不同也是故
睽之六爻皆始乖而終合然則明目達聰并謀無
智百官殊職萬民異業刑德並施文武咸用同歸
于治者睽之義也顏淵季路共出孔門周公召伯
夾輔王室夫豈无盡同耶夫惟聖人為能收天下
之睽以天下之用睽之時用斯為大矣係曰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何也弧矢之作睽全材以成器合衆睽以為用則
睽之象著矣離為戈兵兌為毀折坎為矯揉故有
弧矢之象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者離也下澤者兌也上火下澤睽之象也若
子以同而異者論訟云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以
羣而不黨皆其象也或曰既云和而不同又曰以
同而異何也曰和與同言之則同為小人以同而
異言之則同為君子或曰子夏傳云同其事而異

其羣何謂也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言各有道也
臨川王氏云同其道而異乎事二者孰得曰无害
也道同而事異者君子之與君子也火澤睽君子
以同而異也事同而道異者君子之與小人也以
文害辭以辭害意者難與言經矣

雜卦曰睽外也

睽之為卦以始乖終合而成其在六爻以內外相
應為義然家人謂之內睽謂之外者家人二女也
女正位乎內者成家之象故係之長女也睽六二

女也女志在乎外者蒞人之義故係之少女也然
方睽之初上下乖隔陽務上行陰務下趨陽上行
而弗得其配陰下趨而弗遇其主困而後反、而
後遇故九四上九皆為睽孤六三掣曳而无初也
上行下趨雖有隔闕不旋其踵而得之者初九六
五皆為悔亡九二過主而无咎也睽之為外斯其
旨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
九四之離適當其位故曰悔亡離為火兌為澤此
豕所謂上火下澤者然初九之澤居于下、流為
百谷之所鍾也四離上行而二五三之各蒞其配
四无所與然後復歸于初、則受而納之是以謂
之悔亡也故喪馬勿逐自復離為火馬火畜也陽
物也是故九四之離有馬象焉以九居初不應于
四有喪馬勿逐之象焉九四上行為離反下六為
離進无所遇窮于上者必反于下故有自復之象

烏喪失也易言喪牛者喪其順也喪羊者喪其狠也喪馬者喪其健也初九之有九四可謂健矣而介于六三六五之間宜其逸而不可禁也然方睽之時物情乖異九四雖欲從于三五而不免按劍之疑五自應二三自應上四无所歸其勢自復雖勿遂可也遂則遂喪之矣故曰見惡人无咎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今也以五而逃惟利是視行无所納冒恥而歸可謂惡人也然方睽之時臣主未定或離或合或叛或從苟以為愆何者非罪喪而逐之是使之不敢復也復而不納是使之无所容也惡人无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昔之有大度者惟能寬容博愛含垢納汙來者勿拒去者勿追然後天下狙詐咸作吾使又何咎之有哉若念其舊惡皆讐敵也故子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昔文公歸國寺人披請見公使人讓之且辭焉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呂卻之難告里鳧須又請見公之出也竊其歲以逃公辭焉以沫里

鳧須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漢高帝先雍齒之封赦季布之罪推此類也豈非見惡人以辟咎乎哉

九二過主于卷无咎象曰過主于卷未失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坎故曰過主于卷離為相見五在君位故有過主之象夫陽升而陰降者也離炎上而坎下流也九二六五得中而相與者也其後之過无矣然方睽

之時介于六三九四之間五欲從二而四闕其路二欲從五而三阨其衝是以相遇于卷也卷者往也過者適相值也相值于卷宜若鑽穴踰墻之類矣然其所過者主也不于塗而于卷者辟寇而相求也雖過非其所豈為失道哉故曰无咎而子曰過主于卷未失道也卷雖非道可以通乎道矣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九四之過无夫上九之過兩皆離象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入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上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之離故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字之訛也安定胡氏曰漢法有罪斃其鬣髮曰而今之坎于馬為曳于輿為多青于人為加憂為刑傷巽為進退為不果于人為寡髮為廣顙故有曳掣斃劓之象輿所以載也牛所以駕也人所以乘之也不曰馬而曰牛者陰柔故也曳牽于後謂九二也掣阻于前謂九四也而斃其

首謂上九也劓刑其面謂九四也六三不當其位而介于九二九四之間是以有曳掣之患應于上九掣而不得進隣于九四噬而不肯從是以有斃劓之災也或曰上斃其首四刑其面九二獨无傷邪曰九二應在六五難在三四、方噬三則二以其間與五相遇其肯為三不利耶然則其曳之何也曰三近于二不能自克故有牽曳之象非二之挽而留之也或曰自二以上皆有離坎之體焉知二之不從三而三之不從四乎曰方睽之時人情

乎疑雖得其主猶未必 須遇其配猶未遽合况
非其主與其配乎是以知其不泛也故曰无初有
終輿曳而牛掣首鬣而面剝可謂无初矣雖九四
之噬三而不能合然後上九說孤而納之是之謂
有終也故子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剝
也伊川程氏曰始為二陽所厄故无初睽極則有
終合之理故有終夫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
也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
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屬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
之下、无其應故曰睽孤睽乖也孤獨也九四下
无其應上行而无所遇介于六三六五之間二爻
皆莫之與乖而又獨是以謂之睽孤六三介于二
四而謂之曳掣九四介于三五而但曰睽孤者三
陰而四陽三坎而四離也九四一爻上下皆離窮
于上必反于下五既應二三又從上四无所與必

復于初故曰遇元夫交孚元善之長也以九居初
于四為配是以謂之元夫也初陽也四亦陽也以
陽遇陽其謂之元夫何也陽為行陰為止若二陰
居相應之位各止其所決无相從之象今上下皆
陽各有行健之志雖无感應相與之情而有同氣
相求之理及其睽孤不約而合是以謂之交孚也
故曰厲无咎而子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孟子言伊
尹五就湯五就桀雖未必然去桀而歸湯則有
之美咸有一德斯之謂與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
離故曰悔亡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是以
係之悔亡也當睽之時間于三四是以有悔得中
而應始乖而終合是以悔亡也故曰厥宗噬膚往
何咎宗同體也謂九四也膚革也柔而堅者謂六
三也離為食坎為堅巽為柔故有厥宗噬膚之象
六三有應在上九四阨而取之如噬膚而難嗑也

五以其間往從九二斯遇之矣又何咎之有哉故
子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陰陽相獲斯為慶也或
曰同人二五不愈于睽乎同人之二曰同人于宗
吝其五曰大師克相遇而睽之五曰厥宗噬膚往
何咎其二曰遇主于巷无咎其何得失難易之反
殊也曰同人者與人同者也是以相遇于大師也
睽者與人異者也是以不遇諸塗而遇諸巷也凡
易之辭豈苟示乎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
坎巽也故曰睽孤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
又有巽入之象焉居卦之終亢而无與是以睽而
又孤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離為見坎為豕為陷故有負塗之象為幽為
輿故有載鬼之象離為戈兵故有張弧之象始睽
而終合故有後說之象離也者明也其在上九則
炎上之極也傷于亢而過于猜者也當睽之時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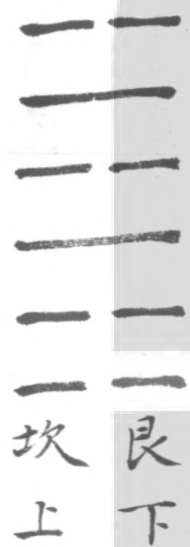
情乖異六三自奮于掣曳之中下无所與反而從
上九猶以猜疑之意逆而拒之故見豕負塗汙
穢之甚也見車載鬼異類之甚也是以張弧而射
之然睽極必通疑久必解窮于上九反于下故五
既遇二四既遇初六三之情不辯而彰然後上九
說其孤而納之三坎也上離也方其睽也未濟之
象也及其合也既濟之象也故曰匪寇婚媾往遇
雨則吉坎為盜故有寇象其配在離故有婚媾之
象陰陽交際故有遇雨之象夫逆而拒之則見其

為豕怪其為鬼疑其為寇近而察之則知其非寇
乃婚媾也往而遇之斯為雨矣故子曰遇雨之吉
羣疑亡也方其疑之也為豕為鬼為寇无所不至
矣及其遇之也為婚媾為雲雨皆坎象也非前後
之固殊疑信異而美惡變矣君臣之間夫婦之際
可不察與或曰六三有坎巽之體而象其物宜有
坎无巽何也曰坎上體也巽下體也初辭擬之卒
成之終至于上九反而逆其配矣有坎而无巽不
亦宜乎

周易經傳集解家人睽卷第十九

周易經傳集解蹇解卷第二十

坎離坎艮



蹇

震坎離坎

序卦曰睽羣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難也

蹇之成卦睽之變也自睽之蹇兌變為艮離變為

坎六爻盡變而成也兌西方也離南方也艮東北

也坎北方也西南者陰之所聚而東北者陽之所

居也離兌二女睽于西南而適于東北離欲從坎
兌欲從艮南既喪其明矣東北則未之達焉離之
從坎也由西則睽乎兌由東則闕乎艮兌之從艮
也由南則睽乎離由北則闕乎坎艮止也坎陷也
遇艮則止遇坎則陷是以為蹇難之象也離為火
兌為澤艮為山坎為水火澤相違是以謂之睽也
山水連亘是以謂之蹇也蹇蹇也行不進之貌也
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欲无蹇得乎所以然者與物
睽乖故也與物睽乖則不得其平而由于險矣故

夫二女相得而无乖則離由西以從坎兌由南以
從艮尚何蹇難之有哉必有難受之以蹇斯其義
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
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
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下艮上坎書蹇者初為艮二為坎三為離四又為
坎艮止也坎陷也止者不能以自行也陷者不能

以自振也然猶曰蹇云者謂其中有離象焉坎陷也離麗也一陷焉一麗焉夫是以謂之蹇也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皆險難之象也謂其有離象焉離為目為火為日為電是以見險而能止也故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何謂也曰西者兌也南者離也西南者坤也東者震也北者坎也東北者艮也震動也艮止也坎陷也離明也兌說也坤順也是故東北者險難之所有而西南者

无難之地也蹇之二陽皆體乎離而九三則離而震者也夫解離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閉者不搏戰蹇難之時羣動洵而九三又以決蹇行之是以難救難猶治絲而勢之也惟九五之離得中則應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天下皆動則靜者勝天下皆爭則讓者勝蹇難之時有聖人者出而靖之必先立于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然後可以紓天下之難若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自謀之不暇而何以靖人乎子曰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書曰禹惟不矜天下莫能與之爭詩云帝謂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利西南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五上卦之中九三下卦之窮也利見大人貞吉何謂也曰九五之謂大人也離為日故有利見之象當位而 故有貞吉之象貞者正也所貴乎大人者已正而物正者也故九五正則六二正六二正則六四上六利見大人者莫不正矣貞猶止也蹇難未平止而待之斯為吉矣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然或曰然則夫子又言往得中往有功何謂也曰靜者不忘于動也止者不忘于行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險而止得中而往止則為智往則為功也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或曰吾子不以當位為貞而此言當位貞吉何謂也曰貞者正也以此為正者也故有以當位為貞者有以不當位為貞者視其時義如何耳天尊地卑以當位為貞也天地變化以不當其位為貞也故子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當蹇之時以靜制動而可以不當其位為貞也
哉蹇之時用斯為大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者艮也水者坎也山下出泉蒙之象也山上有
水蹇之象也水在山上而謂之蹇何也曰水之為
功也以行舟楫而濟不通也以溉禾黍而成豐年
也今為物所礙不得其行而止于山上无及物之
功是以謂之蹇也然水蓄于山為山之潤雖曰蹇
難庸何損乎是故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內

省不疚而自信不回不以箠瓢陋巷而改其樂也
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
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經而理之而不能為容此
反身修德之謂也

雜曰蹇難也

蹇之為卦以山水連亘而成其在六爻以聖賢遭
難為義何者蹇之為言行不進也山既峻阻水又
險陷其為蹇難宜矣不勝其欲速之情冒險而進
則陷溺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俾是故蹇之諸爻皆以往為蹇來為利往者屈也
以我求人者也來者信也人之求我者也蹇之成
卦四陰二陽二陽者四陰之所求而四陰者二陽
之所求也
以我求之寔難人之求我又何難之有
哉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于此斷矣東北難之所
在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惟九五體離為南方
之卦大中正至而立于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
其餘五爻皆有震坎艮之象為震坎艮者東北之
卦也是故初六往蹇而來譽九三往蹇而來反六
四往蹇而來連上六往蹇而來碩惟六二蹇而
无往來之詞也人臣之義不得不然匪其身之故
也蹇之為難不其然乎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
承六二之坎故曰往蹇來譽坎北也艮東北也難
之所在也以是而往宜其蹇矣然艮有止之象為
靜以待其求斯為譽矣居一卦之卑處衆人之下
居易以俟命見險而能止知幾之君子也其致譽

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子貢問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其初六之謂與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終无尤也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承于九三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王臣蹇、五在天位故有王象二在地位中正而應故有王臣之象蹇難也蹇、者難之甚也二應五而闕于三是以謂之蹇、也諸爻皆言往蹇來六二獨言蹇

蹇何也彼皆遇險而止是以有往來之詞二上應五離坎相配是以蹇、而不休也故曰匪躬之故夫六二之中正柔順豈行險以僥倖者乎人臣之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匪知其身之故也雖知險難在前勢有不得避也若志在于利其身而冒險不顧欲无咎得乎哉故子曰王臣蹇、終无尤也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記曰臨難毋苟免六二之謂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上體為離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于上六而介于二四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往蹇來反震動也坎陷也皆東北也以是而往宜其蹇也二五之配也四與上五之隣也往而求之欲无蹇得乎然三體乎離、南方也知東北之窮而西南之利必將反于无難之地矣九五大人也公天下以為心而不私其利也來而得反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反之為言復也喜之、詞也夫冒險而行者往而不得進則退而无

所歸今九三往蹇而來猶不失上六之應故內喜之也說者皆以六二當之夫二之所為蹇、者三為之難也王臣之義猶匪其躬而喜于九三之反何哉故曰內者三自謂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无其應而連于三五之離故曰往蹇來連坎北方也又无其應是以往蹇離南方也剛柔相濟是以來連故子曰往蹇來連當位寔也陽實陰

虛以陽居剛是曰當位九五九三之謂矣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以人求我則利以我求人則難也或曰諸爻剛柔皆以往為蹇來為利苟皆不往孰為來或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為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未有往而不來者也未有來而不往者也曰所惡夫往謂其犯難而往者耳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九五之所謂朋來也僕我后、來其蘇六四之所謂來連也夫豈頑然不動而物自來乎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于四上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大蹇朋來大者陽也朋者眾也剛健中正而立于險難之中是大人之蹇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六二遠而應之六四上六近而附之是以謂之朋來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九五之謂也故子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夫惟能中道而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故能措其身于无難之地

天下之不中者莫不于此而取節焉夫是以朋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往蹇來碩吉碩大也上蹇之終宜若无難矣然猶曰往蹇云者未離乎東北也應乎三而闕于五是以謂之蹇也比其來也水火相逮有既濟之象焉夫是以謂之

來碩也故曰吉又曰利見大人大人九五也上志應三而利于見五何也曰五在西南无難之地也上不見五則无以達于三五既濟之于蹇而不享其利使上六九三得以相配五之所以為大人也故子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內者三也貴者五也或曰陽為貴陰為賤焉知貴不為三而為五乎曰以陰視陽則陽貴而陰賤以三視五則五貴而三賤係曰三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九五在上而三為貴乎

諸爻惟上六言吉者蹇至是而後通斯為吉矣

震坎離坎



解

坎離坎

序卦曰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者

緩也

解之成卦蹇之反也自蹇之解坎反居下艮變為震二五相易而成也所以為蹇為解者二陽陷于

四陰之中也艮止也坎險也震動也過險而止、在險中所以為蹇也出險而動、在險外是以為解也艮為山坎為水震為雷坎為雨水在山上不能以及物是以為蹇也升而為雲降而為雨然後草木昭蘇昆蟲咸若是以謂之解也解之名卦不獨因蹇而成蓋亦因屯而得之也坎震也解震坎也坎之氣在山為泉在川為水在天為雲在地為雨雷雨之動滿盈而為屯及其沛然也斯為解矣物不可以終難受之以解此其義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彖曰解險
以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下坎上震成卦曰解者初為坎二為離三又為坎
四為震解之為言緩也難紓而未平也詩云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解之謂也坎險也震動也出險而
動；在險外宜若无難矣然猶曰解云者為其中
有離象焉坎陷也離麗也一麗一陷未離乎險是

以謂之解也然陷麗之象則同一為蹇一為解者
則震艮之反復而坎之前後也震東方也坎北方
也皆難之在也謂其有離象也離明也萬物皆相
見南方之卦也夫是以謂之解也故子曰解險以
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
往風吉何謂也曰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
也解之二陽皆體乎離而九四則雜乎震者也解
之九四即蹇之九三也解之九二即蹇之九五也
蹇之成卦以止乎險中是以利西南不利東北解

之成卦以出險以動是以言西南之利而不言東北之不利也蹇利西南謂九五也解利西南謂九四也不利東北謂九三也其來復吉謂九二也九五居外卦之中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九三居內卦之終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四居外卦之初而體乎震得以貴下賤之義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九二居內卦之中而體乎離得剛中不過之義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利見大人者申言蹇利西南之文也九五之謂大人也有攸往夙

吉者申言解利西南之文也九四之謂夙也故均曰往有功也大抵當蹇之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所謂得中而往道窮而止者也及解之時見幾而作不可不夙患難既平不可不復所謂往則得衆來則得中者也夫子既釋彖辭又敷暢其義解自坎而出震于方為東于時為春于象為雷雨春者萬物舒緩之時而雷雨者萬物之所以舒緩者也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天下禍亂有聖人者出而治之

其威如雷霆其澤如雨露民便塗炭之中便有更
生之意豈不猶百果艸木甲坼之象乎解之時義
斯為大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震也兩者坎也雷行雨施解之象也君子以
赦過宥罪者法解緩之象也今夫雷雨之象是威
德並行之譬也而獨言赦宥則刑戮之事不議而
彰矣聖人以為平難之時刑人殺人出于一時之
權非能折獄而致刑明罰而救法不可以訓後世

故但言赦宥而已由是觀之古之赦宥大抵皆承
禍亂之餘蕩滌舊染與民更始如雷行而雨隨之
民不怨當之暴而喜于膏澤之流也漢祖入秦
約法三章大赦天下得其義矣後世因之常歲赦
宥以幸小人而以為合于經誼豈不過哉
雜卦曰解緩也

解之為卦以雷雨解緩而成其在諸爻以君子緩
民為義漢龔遂有言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
唯緩之然後可治何則上失其道民迷已久難解

之後豈能以一朝而革之哉張其綱紀敷其教化
優柔寬緩日漸月消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
君子緩民之道也蹇解諸文本相因而為義聖人
互發其旨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在蹇之時剛柔
皆蹇故並言處蹇之道不利東北而利于西南至
解之時剛柔皆解故以二陽為君子四陰為小人
言君子之所以治小人可緩而不可急也是故九
二黃矢而貞吉九四先解而後拇君子所以緩之
之道也初六交際而无咎六五有孚而自退六三

致寇而誰咎上六獲之而无不利小人之所以緩
而不敢有爭心也解之為緩斯其旨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之
而承于九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无咎解
之初六即蹇之上六也其在于蹇利見大人矣而
况于解乎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上六之應兼乎
離震故有往蹇之詞解利西南而无東北之不利
則初六之所承與其所應皆為无咎矣蹇之二陽

一為得中一為道窮者為其蹇而不相得也解之
二陽一為攸往一為來復二者相濟如出一人者
為其解而不相悖也初六當解之難初居眾下之
地致恭盡禮以接二陽蹇難之解與有力焉又何
咎之有哉故子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彼三陰者
皆據高位而乘剛者也其能免于咎乎亦猶剝之
諸陰皆為有咎而六三獨言剝之无咎也解之六
三曰負且乘致寇至夫豈惡其負哉惡其乘也由
是言之初六之无咎也明矣聖人之言簡而當也

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
介于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黃
矢離為弓矢為田漁坎為狐故有田獲之象九二
剛中故有黃矢之象黃中色也矢直物也君子之
譬也狐陰類也其為性隱伏喜妖而善魅者小人
之譬也解之九二即蹇之九五也是解難之主也

然居內卦之中則所謂其來復吉者君子之平難也治其姦邪而信其剛直得中而已不可過也過則有獸窮之慮矣故曰貞吉九二一田而三獲得其黃矢以此為貞斯為吉矣何則解有四陰既獲其三懼其乘勝而前知得而不知喪故戒之云爾蓋公為曹參言治道曰治道去其甚者耳其九二之謂乎哉故子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下體為坎上體亦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无其應而介于二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負且乘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離為君子坎為小人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以六居三小人而高位負且乘之象也九四在上故三為負九二在下故三為乘以三而負四則以位而慢其上也以三而乘二則以勢而暴其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慢其上而暴其下則致寇之道也故曰致寇至今夫小民之家无故得財而為

暴慢之行則不旋踵而盜至矣况夫居高位而食
厚祿又以暴慢行之乎故子曰惕哉誨盜治容誨
淫此之謂也寇者誰也謂六三也三既為負乘又
自為寇何也曰坎為小人又為寇盜三有重坎之
象是以既為負乘而又為寇也彼皆陰柔小人相
與羣居无信不能不相詐无禮不能不相瀆見其
慢藏是以有穿窬之心說者乃以九二九四當之
則失之遠矣寇盜者小人之所羞為也而謂君子
為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以負而乘斯

謂之盜矣而又重坎焉是故有躡其後而取之者
也故曰貞吝以此為貞羞吝宜矣子曰負且乘六
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明寇盜之象不在他
爻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字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乎初六而介于三五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
解而拇、足大指也足動而拇先故為易解凡言
拇者動之速也解者緩也解而拇者先緩而後速

也離南方故為緩震東方故為速九四居外卦之
初先離而後震解而拇之象也孔子告子夏曰无
欲速无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將欲速之必故緩之解之道也解有四陰二陽或
以遠而應或以近而比惟九二一爻之于上六勢
不相及三狐既獲而又何往乎九二之于上六勢
不相比難解而未平之象故曰无所往其來復吉
九四之于上六則固體相遠苟為不往則難无時
而平矣故曰有攸往夙吉夙者速也投機之會間

不容髮先時者未之至後時者已无及使四安于
解而不志于動志于動而不務于速則是利西南
而不往有攸往而不夙也其能有濟乎故曰朋至
斯孚朋者衆也陰為朋初三五上是也孔子曰信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成湯之信著于
往葛文王之信著于戡黎天下之人信其有救民
之志而无害物之心是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也故
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此象之所謂徃得衆徃有功者也故子曰解而
拇未當位也夫難既解矣而猶不忘動者豈其喜
功而好大生事以為樂乎為其以九居四未當其
位故也進至于五位乎中正則利見而已尚何拇
之云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于九二而
乘乎九四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君子維有

解吉有孚于小人解者緩也孚者信也離為君子
坎為小人故也夫五者人君之位也以六居之而
又坎為是陰柔小人之所附也小人在君側可
謂難去矣寬之則其黨易散急之則其交必合懷
之則革回而復從疾之則含怨而致毒是以君子
之治小人維有解之而已平其忿惰之心開其自
新之路格則承之否則威之優柔而勿迫哀矜而
勿喜然後小人知君子之不為已甚也亦莫不孚
而自知退聽矣是故九四言朋至斯孚六五言有

字于小人蓋相因之詞也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
訓鄭注皆欲除君側之惡人卒以不克而墮其身
危其國者惟不能緩之而與之為仇敵故也故子
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或曰六方居五何故君子
有解小人便退乎曰九四震也六五坎也震下坎
上其卦為屯坎下震上其卦為解今也居解之時
而震在坎下不能久矣震為春坎為冬震為旦坎
為夜日出東方羣陰伏矣雖欲勿退其可得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
乘六五之坎連于九四之震又離也故曰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艮為黔喙之屬故有隼象又為土
而在卦之巽上其乘為坎、為瀆故有高墉之象
六五既退則九四遇之矣離為弓矢震為動故有
公用射之、象係之公者明其在四而非五故也
當解之時三陰退聽而无敢爭惟上六一爻據高
險之位以為二陽之勢有不能及故傲然无順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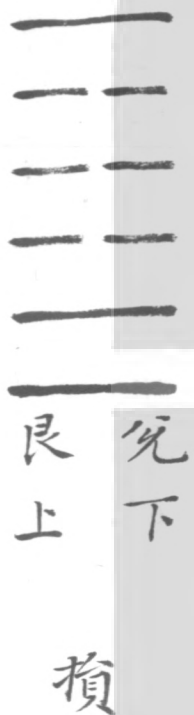
之心猶之蒞田既獲三狐而驚害之禽獨在高墉
之上不挾其器而待其時擬之而後發之无不中
矣故曰獲之无不利而子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九四之震魚臚于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其器
矣止六之艮而不去在解之終利有攸往有其時
矣一射而獲何不利之有哉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
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
者也說者乃以六三為高墉之隼而射之者上六

也不又悖哉

周易經傳集解蹇解卷第二十

周易經傳集解損益卷二十一

艮坤震兌



益卦

序卦曰解者緩也緩必有失故受之以損

損之成卦解之變也自解之損坎變為兌震反為

艮分陰分陽而成也坎為川兌為澤坎變兌者損

川而為澤也震為長艮為少震反艮者損長而為

少也解有二陽四陰陽為寡陰為衆分陰分陽者損有餘以補不足也解之成卦下坎上震皆陽也其四象則為陽者三為陰者一其八卦則為陽者六為陰者二變而為損則兩儀四象八卦皆違平矣是損之道也方解之時上下二卦皆一陽而二陰私家之歲或擬于公室大夫之富不越于諸侯于是之時損下益上固其宜矣其曰緩尤有所失何也曰難解之時事滋寬緩苟可以順民之欲與之更始无所不為若夫網紀條目尤求其備則寬

緩之政有不暇施矣故曰緩尤有所失受之以損其有所闕畧之謂乎損下益上于是稱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下兌上艮成卦曰損者初為兌二為震三為坤四為艮損之言少也損有餘以補不足也艮為山兌為澤山高而澤深謂之損何也為其有震坤之象

為坤為土震為動山下之土為澤所動則山損其
高澤損其深斯謂之損矣損之為卦損剛益柔損
下益上故學者皆以泰否言之然彖言二簋可用
享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若以泰否為說則盛
衰之始難言其義而二簋之享非其時矣蘇氏曰
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
受乾之施而為艮則益上也信斯言也六子之卦
何獨不然而獨損益名之乎大抵損之為名由有
餘而起也益之為名自不足而生也方解之時上

下二卦皆一陽而二陰則下為有餘故損之以益
上及損之時五畫在上其四在下則下為不足故
損上而益之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然則損
未嘗无益、未嘗无損何自為損何自為益乎曰
損益以盈虛為辨也損九三以益上六則三與上
皆損故謂之損、九四以益初六則四與初皆益
故謂之益二五者損益之主也在損則六居五而
九居二是損也在益則六居二而九居五是益也
此自然之數也山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動則

損山也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怒則益雷也
此自然之象也損下益上君子以為損、上益下
君子以為益此自然之義也故子曰損、下益上
其道上行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何謂
也曰此言六爻之義也有孚元吉者謂六三六五
也三居下而損之以益上五居尊而自損以益之
故也三之詞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有孚之謂也五
之詞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元吉之謂也无咎可貞
者謂九二上九也是二陽者未嘗自損也為其居

陰則已虛矣若又損之則為太甚弗損可也故二
爻之辭曰弗損益之无咎可貞之謂也利有攸往
謂初九六四也初九之剛不可不損六四之柔不
可不益故也初之詞曰已事遄往无咎四之詞曰
損其疾使遄有喜利有攸往之謂也所以然者損
益之義由有餘不足而生若多寡適均則无所損
益矣是故有孚然後元吉无咎然後可貞有攸往
然後利皆互文以見義也故子曰損而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夫子于此數言无所解釋但

加一而字以明之義自彰矣說者乃謂有字元吉
无咎而後可貞利有攸往誠如是也毋乃詞費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何謂也曰此聖人觀會通以
行典禮也國莫重于禮、莫重于享、親享帝謂
享、諸侯亦謂之享方損之時百物不足以備享
苟病其儉陋而廢之則不祀饗不嚴父咎孰大焉
不惠諸侯不樂嘉賓闕孰甚焉享多儀備物无致
其豐則是人損而自益殘民以奉神、弗之福也
而况于人乎聖人于此則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享大禮也二簋者至約之數也夫時所當損雖至
約之物而可以用于大享之禮况夫禮不及享而
物有過此者乎子路曰傷哉貧也生无以為養死
无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斂手足形還葬而无槨棺稱其財斯之謂禮燔兔
齏菹菜羹瓜祭皆其義也自漢以來議禮之家名
為聚訟當其儀物有少不備寧廢之而不舉蓋不
知二簋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詳仲尼此旨不但謂二簋用于難解當損之時

如曾子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則
二簋應有時矣政寬則民悞、則糾之以猛、則
民殘、則施之以寬則損剛益柔有時矣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則損益盈
虛與時偕行矣由是言之損益陰陽升降之理聖
人則與時偕行而已說者乃以損下益上為聚斂
刻剝之義然則有字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
其義安在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益不尤賢于損、

不必不如益也時所當損不可不損時所當益不
得不益此損益之義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者艮也澤者兌也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君子以
懲忿窒慾者取諸山澤以為戒也清、之水蟻壤
汨之巍、之邱蹄泮蓄之忿之移人猶山之損澤
也欲之侵人猶澤之損山也子曰忿思難禮曰忿
毋求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可无懲乎書
曰欲敗度禮曰欲不可從飲食男女之大欲存

為澤則禦潰隄是懲忿窒欲之義也

二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益二卦以盈虛消息而成其在六爻以終始盛衰為義何則始乎損者卒乎盛始乎益者終乎衰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歎子夏曰夫子何嘆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在與過三人下之過

一人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是故損益諸爻以陰居剛以陽居柔者應損之義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者應益之義豈特其本爻為然又將取承乘而別之矣初之過往四之使過者剛柔之偏勝也二之利貞五之元吉三之得友上之得臣者盈虛之相補也始乎過往終于得臣者始損而終盛也始乎大作終于勿怕者始盛而終衰也損而不已必益，而不已必決始終之辨不其然乎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艮而承九二之震故曰已事遄往无咎已止也遄速也初九之陽可謂有餘矣又承乎陽則益之又益者也初居眾下之位而兼有餘之資在損之時當損下以益上滿而不損无有決之者矣宜止其事而速往以益四乃為无咎也故曰酌損之酌取也水詩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艮為山兌為澤

以益小故有酌而損之象初九之陽六四之陰皆為有餘然酌而損之在于初也子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者上也謂六四也衆多以益寡損有餘以補不足則與上合志不亦宜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坤而介于初九六三之際故曰利貞征凶初九陽也六三陰也二居其間剛之不過也六四陰也上

九陽也五居其間柔之得中也征猶往也貞猶固也損道上行二動而順其往宜也然九二六五既已損而中已若又損之不已甚乎損之已甚物所不堪故以二五為貞則利征斯凶矣故曰弗損益之說者或謂二不宜損益之可也夫過猶不及其咎均耳如二五者弗可損弗可益剛柔相須多寡適稱中庸之道也故子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志非心志之謂書曰若射之有志是也中道而立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跋而及之斯以爲志而

已矣或曰損之已甚何遽凶乎曰漢高帝唐太宗古今納諫之主也蕭何謂民謂上林棄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請吾苑以自媚于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太宗怒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无髮乃稱其意向非魏鄭公主衛尉之對二人者亦幾不免矣征凶之戒可不知乎

六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上體為坤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上九而乘九二二爻皆震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之成卦損九三以益上六也初二皆陽至三而變是三人同行獨損一人也六三獨行與上相應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三人行而損一人何也兩則合三則疑也數起于一合于兩成于三成而不虧者未之有也一者始也二者中也三者終也終而不變者未之有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相得此一人者可无損乎凡易之

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損其一則悔吝隨之矣一人行則得其友何也天下之物未有元其偶者貳其心則同室而不應一其志則千里而相求今六三一爻體乎坤巽而其所應與其所乘皆體乎震若不棄九二而欲求上九未有能得之者也故子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天地之所化以醇男女之所以化生皆以其精氣之相交絪縕之相感故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若二其情而睽其志則生之道廢矣三之得支其致一之謂與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四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之兌而介于六三六五坤巽之間故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偏陰偏陽謂之疾陰陽相得謂之喜六四以陰居柔而承乘皆陰可謂疾矣初九之剝酌而損之是損從其疾也遄之言速也艮為止兌為說艮兌二少有相與之情烏在

初九已事而遄往六四損其疾而使遄也使者物或使之非其自能也損初九以益六四故初言合志而四言有喜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未有不相須以成者有喜无咎不亦宜乎故子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甘酸之不節淫溺之不禁雖有盧扁之鑿丹石之劑其能有益哉能損其疾斯為可喜矣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九二而承

上九二爻皆震也故曰或益之六五之義已見于
九二固宜无所損益矣然而或益之者何哉自天
祐之非人之所能為也非其求而得之是以謂之
或也書之所謂謙得益孔子之所謂自損必有益
之是也夫以二五之得中固已足乎已而无待于
外矣而上九之富又自上而益之是以有或益之
象也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十盈數也朋衆
詞也爾雅有十龜之名漢書新莽傳有十朋龜貞
之說龜者決疑之物神明之所寓也自二至上有

離象為離為龜頤為靈龜是也書曰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今也十朋之龜莫之能違其為元吉也可
知矣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以謂
之元吉也或曰然則十朋之龜直謂之下筮而已
乎曰非也賢人君子智謀之士國之所賴以為著
龜也六五之君九二之臣既相與以為治矣濟
多士生此王國考古以詔今忘軀而徇王者皆十
朋之龜哉或曰六三上九睚人方以致一明之而

乃為六五之益何也曰六五者損之主也上九者損之終也由六三而言則一人行而得其友由六五而言則上下剛柔皆五之所為損益也居損之終自上祐之謂之益也不亦宜乎故子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嗚呼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豈以物之豐儉為厚薄也哉損之亨也至于用簋而自天祐之也獲十朋之龜王者之所以事天可以鑒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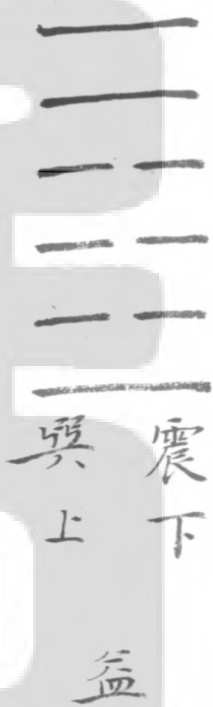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六三而乘六五二爻皆坤而三又巽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上之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與九二均也然二為征凶而上為利有攸往何也曰此禘卦所謂盛衰之始也在損之時始于衰而卒于盛九二在卦之下損而得中又欲何往乎是以征凶也上九居卦之終窮則變矣由損而之益是以利有攸往也故曰得臣无家上為震三為巽三也者

上之臣也三去其朋獨行以應上故有得臣无家
之象為人臣者以身徇國不顧其家苟人主得而
用之俾功之不立何事之不成哉是以利有攸往
也故子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益之初九即損之
上九也益之象曰利有攸往其初繇曰利用為大
作元吉无咎其大得志之謂乎

巽艮坤震



兌
坤
艮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之成卦損之反也自損之益艮反為震兌反為
巽上下相易而成也益之九五損之九二也益之
六二損之六五也六居五而九居二是以謂之損
也六居二而九居五是以謂之損也艮兌為少震
巽為長自少而長益之象也或曰陽為益陰為損
損二陽在下其一在上至益而反之為其損上而
益下也曰損下二陽其實兌也益下二陰其實震

也陽為寔陰為虛陽為寡陰為衆未可以奇偶而分損益也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則謂之益以陽居陰以陰居陽則謂之損斯為可矣損之言不足益之言有餘也損益二卦其畫皆九其五在上其四在下是損下而益上也其五在下其四在上是損上而益下也震巽為益兌艮為損震巽者長養之日而兌艮者斂藏之時也損益之義于是乎取之矣物極必反道窮必變兌艮之後繼以震巽損而不已不益豈不狀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先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下震上巽成卦曰益者初為震二為坤三為艮四為巽震為雷巽為風雷下而風上謂之益可乎曰未也為其有坤艮之象為坤也者萬物之所致養也艮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致役乎坤而成乎艮斯之謂益矣故曰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无
之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也
不亦宜乎震自損之上反居益之初在六二坤象
之下坤為民震為動、而得民者以其下之也自
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自上下、其道大光
也不亦宜乎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何謂也曰震
為動而在卦之下有攸往之象為兌為澤而在卦
之上有大川之象為巽為木而震動其上有乘舟
利涉之象為益有二震初九者動之始也九五者

位乎中正也其動之始也應乎六四之巽其位乎
中正也應乎六二之坤是以利有攸往而利涉大
川也昔之欲用其民者必能損己以益之是故可
與赴白刃蹈水火而忘其死矣故子曰利有攸往
中正有慶利涉大川益道乃行字誤為木伊川程
氏辨之矣說者以卦有木象故不取程說非也或
難曰乾自配坤震自配巽今吾子以乾遇巽震遇
坤皆強而合之何也曰乾為金巽為木陽金陰木
是以謂之合也震為木坤為土陰土陽木是以謂

之合也豈苟云乎哉夫子既釋彖辭又泛而暢言之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何謂也曰震巽者乾坤之一索也覆而取之有兌艮焉兌艮者乾坤之三索也震為元巽為亨兌為利艮為貞而中含坤象坤為地為母萬物之資生也是以言日進无疆也震為東巽為南兌為西艮為北是以言其益无方也震為春巽為夏兌為秋艮為冬是以言與時偕行也損之與時偕行亦如是爾聖人以咸怕言夫嬖終始之道

以損益言上下盈虛之理文雖參錯而旨則同歸學者可以深求而自得之也不然則震巽成卦奚取于无疆无方之義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者巽也雷者震也雷上風下則其常也風上雷下是相益之象也雷下則風高而益號風上則雷近而益震是之謂益矣君子見善而遷則過日以遠聞過而改則善日以崇亦猶是爾及其相益而不已也則風雷作莫測其鼓之舞之、形君子之

行孰知其遷善改過之跡是以微而象之也傳曰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又曰與善人
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遷
善改過為益也宜哉故曰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
也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損以遠害益以
興利益猶裕也遷善改過所以裕其德而興利也
懲忿窒欲所以脩其德而遠害也由損而益所謂
先難而後易也其益无方所謂長裕而不設也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雜卦之義已解在前以陰居剛以陽居柔則謂之
損以陰居柔以陽居剛則謂之益是故損之初九
六四為益而不為損益之六三上九為損而不為
益四爻之象皆不應卦義然初九已事過往六四
損其疾使過有喜卒之无咎六二益之用凶事上
九莫益之或擊之卒之立心勿恒凶者何也初九
六四損之始也志在于損而始于益不能損下以
益上是故有喜而无咎也六三上九益之終也志
在于益而終于損者豈其情哉其无有决之者矣

是故立心弗怕凶也乃若初九之无咎六二之永
貞六四之有孚九五之无吉則應其義矣上下相
孚以成其益无吉无咎不亦宜乎

初九利用為大作无咎象曰无吉无咎下不學
事也

初九震也以陽居剛而在卦之最下應六四而承
六二、文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利用為大作大
作者大有為也益之初九損之上九也自上而來
在坤之下得以貴下賤之義故上言利有攸往而

初言利用大作也震為動坤為民故有為民大作
之象坤順也巽、也由動而巽順以成之事行而
不悖令出而无違是以作而无不利也故曰无吉
无咎既曰无吉而又曰无咎何也興作之事勞民
動衆吉而未免于有咎者多矣是以既曰无吉而
又曰无咎與師吉无咎之義同也子曰无吉无咎
下、厚事也下字誤為不下、者彖之所謂自上
下、其道大光者也損己以益人自上而下、仁
厚之事也无吉无咎不亦宜乎无者善之長也君

子長民之道也時君世主所以作不順而為无成者惟宮室是營惟臺池是葺從一己之欲而拂百姓之心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之稱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无間然矣夫如是又何咎之有哉係曰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皆厚下之事也益以興利其斯之謂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九五而乘初九二爻皆震也故曰或益之九五六二既相為益矣而初九之剛又自外来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也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自初至五有龜象與損之六五稱龜同也益之初即損之上益之二即損之五是以二爻之詞畧同所以異者五為元吉而二為永貞吉君臣之道也或曰子謂十朋之龜賢人君子之象人君獲之是以元吉六二既非君道此何以六言十朋之龜乎曰卜筮決疑

達于上下豈直王者用之哉周公相成王一飯三
吐哺一沐三握髮惟恐失天下之賢人者重十朋
之龜也君曰居人臣之位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无
賴于多士者吾未見其能濟也賢者為之謀智者
為之慮夫豈皆其智力之所及哉其必有陰相之
者矣故五言自上祐也二言自外來也皆係之神
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龜筮之无違天人之咸
助而能永保其貞斯人臣之吉矣故又曰王用享
于帝吉王之享帝與臣之享上其象一也位乎地

而應乎天體乎坤而順乎震是豈以犧牲玉帛為
享者哉固有以當天心矣損言二簋于豕益言享
帝于爻蓋互發其文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以陰居剛而在下卦
之上應乎上九之兌而介于六二六四坤巽之間
故曰益之益之六三損之六四也在損而居四故
宜損其疾在益而居三故宜益之也當益之時損

上益下六三承乘皆陰而又以陰居之宜損上九
之剛以益之斯為可矣然艮為山兌為澤相與為
損而不為益上九居益之終以高為悅非能自損
以益下者也故曰用凶事无咎凶事有三有札瘥
之政有死喪之禮有兵革之事今益之時損上益
下其凶荒札瘥之政乎艮為冬震為春民食墮于
冬則王澤行于春故有救災卹凶之象夫損上益
下亦不可以為常也唯用之于荒政則无咎矣故
又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謂九五也五體乎

震故也有孚謂六四也四于三為近而五為字也
圭于古者以為信若今符節之數周官典瑞珍圭
以徵守以恤凶荒是也四為巽為命令為潔齊
故有告公用圭之象六三宜益而莫之益而上九
宜損而不自損以六四之中字于九五而請命于
中行自五有命告之用圭是以用凶事而无咎也
子路為蒲宰與民脩水脩閔其匱餓而予之一簞
食一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狀曰夫子以
人教而禁其行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餓

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汝食饋之是
明君之无患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
汝之見罪必矣漢汲黯矯發河内倉粟以賑飢民
苟非有孚于上其能无咎也哉子曰益用凶事固
有之也當益之時不能使家給人足而至用凶荒
之政固有其咎矣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賑
乏曾何咎之有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六四上體為巽下體為坤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初九而承九五二爻皆震也故曰中行告公
從利用為依遷國損之六三益之六四也在損而
居三故言得友在益而居四故言遷國也初者四
之配也故初言利用大作而四言利用遷國互明
之也中行九五也初六、四雖有大作之宜然无
孚于九五告命從之然後可為也依猶從也詩云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興作之事无大于遷國者狀
且從之則小者可知矣傳曰懷與安寔敗名又曰

宴安耽毒不可懷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通其變使
民不勸商之賢王不常厥邑者豈厭安逸而思勞
苦也哉盤庚之籲衆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此
益之所深戒也故其彖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
初九六四皆有利用之詞變通之象也以六四之
柔順九五之中行謀无不蒞計无不合斯可以大
有為矣故子曰告公蒞以益志也九五之志在于
益下則其蒞之不亦宜乎益志者惠心之謂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國德象曰有孚

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六二而乘
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
元吉震巽配也震坤合也震者萬物生長之時而
坤者博厚无疆者也九五者得致之位操能致之
權有至誠惠下之心勿問其親疎遠近此疆爾界
而一施之六二自遠而應六四自近而以相與為
益民悅无疆至于初九之大作六三之凶政无不
得其所欲信乎德施之普矣謂之元吉不亦宜乎

益之五即損之二也在損而居二故為利貞在益而居五故為元吉也或曰當益之時損上益下而九五處于至益乃為元吉何也曰有若不云乎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故初九六四者君能下以成其政也六二九君者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有孚惠我德我之有孚于人則人亦有孚于我固其宜也君之愛民如其子則民之愛君如其父母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其腹心是所謂有孚惠我德也故子曰

惠我德大得志也惠下之心有至誠則德上之意何欲而不得何求而不遂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怕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上應六三之艮而乘九五之震故曰莫益之益之上九損之初九也在損而居初故能酌損之在益而居上故莫益之也初九之于六四九五之于六二我有以益之彼亦有以益于我是以元吉无咎上九之于六三

我无以益之彼亦莫肯予我相與為益日昃月削
至于止而已矣故曰或擊之當益之時九五居尊
受天下之益而上九傲然據于其上不能自損以
益下或擊之也不亦宜乎周內史良夫諫厲王曰
夫王者將尊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苟有專之其禍
大矣故曰立心勿怕凶怕久也變而通之怕久之
道也在易之怕雷風相與者也其在于益風雷相
益者也使益之上九能變而通之斯可以久而无
咎矣求益而不已貪利而无厭真无怕之人也其

凶宜哉故子曰莫益之偏詞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我莫肯益物、莫肯益我皆私己一偏之詞也六
三之艮雖與上不能相益焉能反害之哉然則或
擊之者自外来也或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內
初九六二內卦也謂之自外来可也上九外之極
也擊之者亦自外来何也曰子不云乎自損者无
有益之故損之六五得益于上九反而為益則益
之六二得益于初九謂之自外来者明其自上九
而來也自益者必有决之故益之上九居外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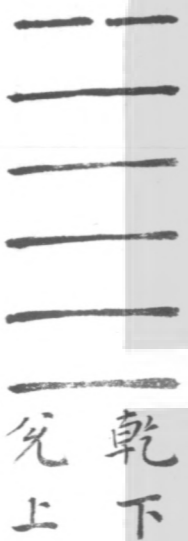
極乘九五之剛有澤上于天之象益雖利涉大川
然至天而後決謂之自外来者明其將變而為決
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况其邇者乎是以六二上九之詞皆稱或而夫
子明其自外来也謂夫禍福之无方吉凶之不測
是以君子畏之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
危以動故民不與也懼以語故民不應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上九陽也
陽為動而乘五之尊危以動也其體兌：為口舌
而當震之威懼以語也其應艮：為止而不能自
損以益之方且求益而不已是无交而求也傷之
者至不亦宜乎或曰初九之于六四六二之于九
五既相益矣上九苟損以益六三則三與上皆益
豈非益而不已者哉曰上九苟損以益六三則一
陰一陽離下坎上既濟之象也焉有一偏之咎哉

周易經傳集解損益卷第二十一

周易經傳集解夫姤卷二十二

兌乾乾乾



夫

益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夫、者決也

夫之成卦益之變也自益之夫震變為乾巽反為
 兌一陰五陽而成也夫所以為益者損上而益下
 也益而不已則上九之兌乘乎九五之震兌澤也

五天位也澤上于天其勢必決故取二爻之象以
為一卦之體然後澤上于天著見于外而夫之形
成矣昔夫子觀甯坐之器喟然歎曰夫物烏有滿
而不覆者哉然則益之上九求益而不已是以致
決而上爻之兌反居于四從天而下也

夫揚于王庭字號有屬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字號有屬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下乾上兌成卦曰夫者自初至三皆為乾而四乃
兌也乾為天兌為澤乾者陽之至尊兌者陰之至
卑莫高于天莫下乎澤今而反之澤上于天未有
不決者也乾為金兌亦為金兌澤中之金有頑鑿
之氣而乾之為金精明堅剛純粹者也以頑鑿之
金而乘堅剛之利未有不決者也故曰夫決也剛
決柔也五陽而決一陰是以謂之夫也陽自復臨
泰壯浸長而消陰至夫而後決也或曰五陰消陽
謂之剝五陽消陰謂之夫其義何也曰剝也剝

果謂之剝；廬謂之剝，山附于地謂之剝。凡此者皆物宜在上者也。剝而落之，是以謂之剝也。夫決也，決水謂之決；癰疽謂之決，澤上于天謂之決也。凡此者皆物宜在下者也。決而潰之，是以謂之決也。故子曰：健而說決而和，乾健也。兌說也，內健則不挫，外說則不爭，健以為決，說以為和，君子之治小人也。順其勢而利導之，若決積水于千仞之上，功成而元後患者，健而說決而和故也。夫揚于王庭，字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何謂也？

曰：九五，天位也。王者之象也。庭，外而虛也。九五為王宮，故上六有王庭之象，揚播也。上六為巽，為風，為號令，故有王庭字號之象，所以揚于王庭者，以五陽進而一陰乘之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而乘眾君子，其象不可以不決也。小人一而君子眾，其勢則可以決之矣。是故揚于王庭，正名其罪而決之也。字，信也。厲，危也。君子至眾，小人至寡，雖曰可決，有危道焉。何則？上下无陰，則一陰者眾，陽之所與眾，陰之所求也。上下无陰，則一陰者眾，陽之所與

也今上六之陰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為比
九三與之為應九四與之同體其免于係累者獨
初九二耳初九二遠于上六雖欲決之其勢
有所不及彼三陽者苟或陰為之主其危不亦近
乎然夫之諸陽皆體乾健之德其肯係累于小人
而隳君子之朋哉故曰有厲曰有戎曰有凶有之
為言不必然之詞也五陽相信而不忘于號令知
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而无一跌之虞矣邑
內也戎外也九二之惕號告自邑者也九五之夫

夫即戎者也夫以五陽而決一陰有百勝而无一
敗自常情觀之宜若无足憂者然薰狐有鑿城之
嫌灼蠹有焚木之慮鳥獸之窮猶能攫搏而况于
人乎是故勞心于務外者不若治內而外自平窮
兵以服遠者不若修近而遠自至舜舞干而苗格
文王修教而崇降此告自邑不利即戎之義也然
則利有攸往何謂也曰兵法所謂歸師勿遏圍城
必闕者豈將縱舍之而已乎蓋優游寬緩而取之
耳夫君子之心未嘗不歆天下皆君子也不牽而

小人在上託附于至尊而來君子之隙擊之則懼于不勝而反受其祿舍之則小人不除常在君側未有不害治者也是以夫之君子夙夜危懼更相儆戒常若寇至苟吾黨之志堅而不可動則小人自當退聽華心易慮化為君子矣苟為不然、後揚于王庭決而去之所以為健而說決而和不利即我利有攸往者也故子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我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其危與否之九五

其止之象同當夫之時尚于剛決苟專其所尚能剛而不能柔乃取窮之道也小人雖不可不防而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長是以利有攸往由夫而為乾則剛長之終也可不務乎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者兌也天者乾也澤无在天上之理而此象言之者謂澤之氣上蒸于天也澤蒸于天勢无不決必將降而為雨也君子者民之所望以為膏澤者也既已得時得位在王庭矣又可吝其澤而不施

乎故用夬之象施祿以及下則自天而降沛然无不被矣然澤之為雨天之施也君子之及物人主之德也君居而有之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以兌而乘乾以六而乘五其能以久安乎故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或曰需之象曰雲上于天需雲者坎也坎為水為雨不曰雨曰水而謂之雲不曰夬而謂之需何也曰坎流水也兌止水也為其流也故或為雨或為雲為其止也故為澤而已雲之在天流行散徙未必皆為雨也是以謂之需也澤之在天有下而已雖欲不雨其可得乎是以謂之夬也所以然者陰陽和而後雨坎之于乾皆陽也是以雲而未雨也兌之于乾則剛下柔上矣膏澤之降不亦宜乎

雜卦曰夬決也剝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夬之為卦以五剛一柔而成其在六爻以君子決小人為義不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也此聖人之深旨也雜卦六十二皆一詞而已盖有合兩卦而言之者獨夬姤疑于辭費夬之四

言又係于雜卦之末其詞非隱奧難曉學者可以不問而知故莫肯深考以為偶然而已可不惜哉夫以五剛而決一柔君子之道可謂長矣而小人之道其窮若此能勿憂乎我盛而長則无意外之慮彼窮而憂則有先事之防然則以五剛而決一柔吾未知勝負之所在也樂毅破齊下七十餘城所未下者莒即墨二城耳夫差破越盡有其地以甲楯三千棲之于會稽然即墨終以破齊而復燕會稽終以滅吳而霸越是皆窮而憂者也齊湣之

敗夫差之亡皆百勝而无憂者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于夫之六爻未嘗不丁寧而儆戒之初九有勝不之咎九二有莫夜之戒九三有壯頌之凶九四有无膚之悔九五有覓陸之咎上六有无號之凶者誠以我盛而長彼窮而憂故也是故夫之君子不患其不剛而患其不能柔也不患其不健而患其不能說也不患其不決而患其不能和也不患其不往而患其即戎也是故夫之六爻以剛居柔者處夫之善者也以剛居剛者志于夫而已聖

人之所甚懼也然初九最遠于上六不往則无咎
矣九三與上六為應遇而則无咎矣九五切近于
上六中行則无咎矣惟九二之惕號九四之次且
乃為善也或曰襍卦之善既得聞矣敢問係于諸
卦之末亦有其說與曰此彖之所謂不利即我利
有攸往者也不利即我故丁寧諄復不以為煩利
有攸往故係于諸卦之末明其一變而遂為乾也
聖人之旨可不究與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
承于九二、六乾也故曰壯于前趾、所以行也
壯趾則欲行而已乾健也剛亦健也以剛居剛以
健濟健有進而已聖人之所以戒之也故曰往不
勝為咎夫之諸爻大率與壯相類所以異者大壯
四陽夫五陽耳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者以初在
下故謂之趾也而又益以一陽故夫之初九曰壯
于前趾明其勢益強則其志益銳也然五陽之勢
足以決一陰而无疑所以朝夕儆戒而莫敢先動

者有所待焉而初九處最遠之地居最下之位以
欲進之心持必決之志不量其力不度其時往而
不勝是自為其咎者也非不幸也慶曆中仁宗進
用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在政府歐陽修余靖王
素蔡襄為諫官夏竦羅樞密使魯人石介作聖德
頌指言忠邪之辨當此之時可謂夫之時世矣然
介卒以不克而斥死于遠方身沒而幾有斷棺之
禍自是朋黨之論始興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矣
介之无成非不奉也自為之咎也時韓范二公自

陝入觀聞介此頌嘆曰天下事正坐此輩壞却若
二公者可謂中行之君子矣故子曰不勝而往咎
也昔之觀人者觀其邪正而不要其窮達論事者
論其是非而不計其成敗夫豈以不勝而為其咎
也哉蓋君子之舉動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初九
以无不勝之勢而僥倖于不可成之功此其所以
戒之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

承于九三、亦乾也故曰惕號莫夜有戒勿恤惕者危懼之貌也號者儆戒之詞也莫夜者人情懈怠之時而事變不測之際也有戒者未必狀之詞也勿恤者甚之、詞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而九二居中得剛柔之節明得喪之理故能憂懼而儆戒以為莫夜之間將有寇戎乘吾之隙其可以勿恤乎易以下卦為晝上卦為夜故九二之視三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之夕惕也三與上為應四與上同體則有戎之恤不亦宜乎故

子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獨行遇雨有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終无咎也

九三下體為乾上體亦為乾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之巽故曰壯于頄有凶頄顴骨也壯之見於面者也三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故有壯頄之象書曰爾毋忿疾于頄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子剛中而柔外无怨而无惡故能使小人革面而順服今九三與上六為應而乃

見其壯于顏面之間則小人懼矣小人懼則將畜
其忿戾以致毒于我蜂虿有之而况人乎三之有
凶固其宜也故曰君子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无咎夫決也夫、者決之又決也為其一爻而有
重乾之象是以謂之夫、也雨陰陽和也諸陽莫
應于上六而九三獨應之又有乾巽之合是以謂
之獨行而遇雨也獨行而遇雨宜若濡矣然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雖遇雨
若濡而寔未嘗濡也夫君子之與小人如水炭之

不相入也君子之欲去小人猶小人之欲无君子
也故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今以五陽而決一
陰而九三之君子與之為應其不濡者幾希矣則
其同類之愠不亦宜乎然君子之勢如此其盛小
人之黨如彼其衰而九三以重剛之體懷夫、之
心豈將舍此而從彼哉將以釋其忿戾之情而開
其柔服之意不得不如是耳由是言之愠之者過
也非九三之咎也不忍于遇雨之愠而寧受壯頤
之凶斯為咎矣故子曰君子夫、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不言信聰不明也

九四下體為乾上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无其應而承于九五之乾連于上六之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臀體之末也陽為寔陰為虛四與五上同體四五皆陽而上為陰是四之臀无膚也臀无膚而位不當故其行次且然處則不安行則不進也夫之五陽惟二四居柔二遠于上而近之又與之同體至于次且其行則四之操心危

而慮患深矣故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四兌體兌為羊上體巽為繩故有牽羊之象兌為口舌巽為不果故有聞言不信之象羊狠而喜觸者也以五陽而決一陰有餘力矣何至于觸藩而自羸其角也哉為其同體而牽去其羊斯无悔矣大壯之悔亡亦猶是也四之牽羊也豈徒然而已將至誠惻怛而致其教戒焉使其羊心而為善也君子又何求哉然上六陰柔聞其言而不能信至于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然後揚于王庭與眾棄

之此小人之所以甘心于鈇鉞而无所歸怨者也
故曰健而說決而和九四之謂矣故子曰其行次
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五覓陸共、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
承于上六之巽故曰覓陸共、覓陸草名柔脆易
折之物也乾為金巽為蕃鮮故有覓陸共、之象
夫、者決之又決者也以覓陸之柔折而拔之易
耳何至于決之又決乎夫九五者陽之至盛者也

上六者陰之至窮者也以至剛而決至柔以至盛
而決至衰譬猶以精金利器決柔脆之草決而不
中則或傷之荆山之玉不以投鼠隋侯之珠不以
彈雀以九五之金決上六之覓何以異于是唐太
宗之征高麗文宗之誅宦官是也所以然者為其
不圖萬全之功而僥倖于一戰之勝此彖之所謂
不利即戎者也故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極剛
健而以中行之宜其光明而不疚矣今也用于覓
陸至于夫、僅能无咎而已此其所以為未光者

與子曰字號有屬其危乃光也則五之即戎未光
宜矣或曰九三一爻而有重剝之象是以著夫
之辭五之為乾一而已其係之夫、何也曰五天
位也乾為天是六重乾之象矣飛龍在天亦猶是
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與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
乘于九五二爻皆乾也故曰无號終有凶號有二
有揚庭之號有儆戒之號乾為健與為號人情常

謹于始而怠于終敬其大而忽其小畏其所難而
蔑其所易陽之盛至于九五陰之窮極于上六則
向之惕號者有時而懈矣故戒之曰无號終有凶
言儆戒之不可忘也夫之諸爻皆警戒之意至于
上六夫之終也小人之辜既已著明矣苟无揚庭
之號以正其典刑是又養寇而遺患者也故曰无
號終有凶言事機之不可失也柏彥範不殺武三
思以為机上肉耳此则无號之凶也故子曰无號
之凶終不可長也一日之長為始為遯為否為觀

為剥凶之漸也豈不可畏哉聖人之愛君子而憂小人至矣

乾乾乾巽



始

乾乾乾

序卦曰夫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始者遇也始之成卦夫之反也自夫之始乾反居上兌反為巽初上相易而成卦也乾反居上則剛長之極矣

兌反為巽則柔伏之甚矣剛長之極而柔伏之甚此小人之所以遇君子也夫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剛柔相推時之運也窮于上必反于下決于此遇于彼自然之理也陽之用事極于季夏一陰相遇而秋矣是故夏秋之交為陽盛而陰伏是其所以遇之然一陽為復一陰為姤終則復始剛柔相遇則同也陽謂之復陰謂之姤何也曰陽復于艮萬物歸根復命之時也陰遇于坤萬物著見之時也乾之沒巽必出乎兌巽之後乾必出乎離然後相

過于坤者申也孟秋之月也夫是以謂之始也
若復之坤震則不相遇矣坤土也艮亦土也艮反
于下動而成震夫是以謂之復也聖人內剝而外
柔內君子而外小人以陽為主陰為客故陽來謂
之復而陰來謂之始也夫豈特聖人之心然哉亦
本于天地自然之理已矣

始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始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
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剝遇中正天下
大行也始之時象大矣哉

下巽上乾成卦曰始者初為巽自二以往皆為乾
乾健也上健而下巽斯以為過巽也乎曰未也乾
西北也巽東南也東南西北橫亘相直是以謂之
遇也乾之從巽不出乎兌巽之從乾不出乎離然
後相遇于坤也者申也陽之終陰之始相遇于
未申之間是以有天地相遇之象而其卦為始也
乾為金巽為木陽金陰木相得而有合是以謂之
遇也故子曰始遇也柔遇剛也說者皆以一柔而
遇五剛斯謂之始夫以一柔而遇五剛爭之道

也而何遇之云乎謂夫一陰方來始與陽遇是以
謂之始也始女壯勿用取女何謂也曰巽長女也
卦唯一陰為主于內五陽皆欲求之壯甚也始之
言過也詩云邂逅相遇是也不待其配遇之而合
不可取之女也然而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章君
臣不相遇則政化不行所惡于過者非惡其合也
惡其長也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使初六之遇九二
遂止而不往則如始之象復何尤哉為其一柔而
五剛既遇此已又舍而之他惟其所遇而剛不能
制是以不可取也故子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剛
雖遇柔而不失其中正則風行天下无乎不被矣
故又贊之曰始之時象大矣哉一陰之來雖有消
陽之漸然過之以中正則順伏而无違教化之行
民用和睦始之時義斯為大矣說者以剛遇中正
為二五之遇是則執文害辭失所謂柔遇剛之義
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者乾也風者巽也風也者天之號令也風行天下其施行誥四方之象乎是故夫之上九風行天上則曰揚于王庭始之初六風行天下則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也或曰然則風行天下其卦為小畜何也曰小畜之巽在四而九五乘之是以為懿文德密雲而不雨也夫之巽在上而乘乎九五矣雖欲畜之其可得乎是以為揚于王庭施祿以及下

也
雜卦曰始遇也柔遇剛也

始之為卦以一柔五剛而成其在六爻以柔遇剛為義夫彖既言之矣雜卦又申言之不悅于贊乎曰彖也者一卦之義也雜也者六爻之義也彖與爻同聖人不以強而別爻與彖異聖人不以苟而合至于夫始之義觀其彖則見其爻觀其爻則知其彖是以重複其辭而不以為煩也或曰若是則一詞而足矣既謂之遇而又曰柔遇剛也豈非贅與曰易之言遇多矣有剛柔相遇者同人之二五師克相遇是也有以剛遇剛者睽之初九遇元夫

是也有以柔過柔者小過之六二過其妣過其臣
是也有以剛過柔者豐之初九過其配主九四過
其夷主是也若曰過而已矣安知非二五之相遇
乎故曰始過也柔過剛也豈是得已而不已哉初
六係柎而貞吉九二包魚而无咎者以其過之也
九三有次且之厲九四有无魚之凶九五有包瓜
之隕上九有上窮之吝者為其不過而求之也然
始之陽以剛居柔者志在于過以剛居剛者无意
于過之矣九三九五无急于求過之故為次且為

含章九四上九志在于過故凶吝隨之矣此初六
之詞所以兼言有攸往見凶者也

初六係于金柎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係于金柎柔道牽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
過于九二、爻皆乾也故曰係于金柎貞吉柎或
作攔說者曰絡絲跌也青齊謂之柎以金為之取
其堅重也巽為絲為繩直兌為金故有係于金柎
之象治絲與繩者必以柎、輕則搖動而絲棼柎

重則端正而絕直初六之于九二是也五陽皆金而獨二為杞者謂其居下而得中象五金之聚也聚五金以為一杞其孰能動之哉聖人以初六之柔有牽係諸陽之漸因其過二也遂為之戒焉使之係于金杞而不動也羸豕字蹢躅初既與二為遇矣又進而有所往可見宜其凶也自始而往其卦為遯之初六亦曰用有攸往是也或曰初配在四不彼之後四而使之係二乎曰此卦以遇為象苟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又彼之求配而合焉則是與之長而其過不可勝窮也初苟舍二猶過九三然則四之求之也亦遠矣羸豕牝豕也豳之淫者莫若豕而牝為甚左氏傳所謂婁豬是也字孳尾也既字而猶蹢躅淫豨之甚也初六既係于二而求過不已故有羸豕字蹢躅之象焉制之于早則如金杞之不可移縱而弗圖則蹢躅而難制矣可不戒哉故子曰係于金杞柔道牽也或曰坎為豕而巽象之何哉曰初六之巽有攸往故曰巽往則為離、坎配也取諸牝豕不

亦宜乎故曰有攸往見凶見者離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
遇于初六之巽故包有魚包罩也网罟之類也詩
曰蒸然罩、舊說以為包置之包或以為庖厨之
庖皆非也初為巽三為兌故二有離象巽為魚離
為網罟以二乘初有包罩之象鷄豚狗彘人之所
畜不可以言遇也魚在川澤則有時而遇之矣故
始之民以魚為喻猶屯之民以鹿為民也五陽而

求一陰是魚至少而網之者衆也二近而先斯得
之以故曰无咎不利賓夫初于四為配而二取之
宜若有咎矣然二之所取者魚也非四之所得有
也若取四之雞豚狗彘得為无咎乎哉二以四為
賓：外也為其无臣主之分也若九五包魚而二
取之得為无咎乎哉施罩以待魚志于得耳遇而
不取以利于賓象之所不及也聖人懼五陽之爭
而一陰之長故使九二包魚而取之初六係于柅
而勿往则无女壯之漸矣遇而不取以為九四之

利則其過也豈特四而已哉故子曰包有魚象不及賓也君子之道斯為中庸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上體為乾下體為兌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无其應而連于初六之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三與初二同體二三皆陽而初為陰是三之臀无膚也三以純剛而與漸壯之陰同體非其志也是以其行次且也故曰厲无大咎陰消二則反

三可謂厲矣以其无意于遇知危而自警不與二爭民則可以无大咎矣始之九三即夾之九四也其為无膚而次且則同也夾之九四牽羊則悔亡今反為始而兌體猶存是其未能牽之是以次且如故也故子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上體為乾下體為兌為乾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之巽故曰包无魚九四志于遇者也初既與二遇已四又隔于九三遠不相及是臨

淵而羨魚者也故曰起凶包而无魚則亦已矣何咎之有起而爭之斯為凶矣或曰四失其配起而爭之何遽凶乎曰始者遇合之女未嘗擇配而從也夫既遇之而我以為配是一民而二君矣又能保其不往也哉五陽固志以決一陰猶不能決而反為始矣四遠于初二與之遇而四復爭之是衆君子內自相敵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所乘哉此其所以凶也故子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魯昭公將去季氏宋樂祁曰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靖

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昭公卒不克而出死于乾侯起凶之證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遠无所應近无所遇而介于四上之間二爻皆乾也故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柳也告子所謂以杞柳為栝棗者也瓜木瓜也詩所謂投我以木瓜者也以杞包瓜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也剥之上九亦曰

碩果不食瓜木果之碩者予嘗詢之圃人春華而
夏寔霜降而後斂懼夫風雨蟲獸之害往為菴
菊包裏繫于枝榦之上不然无子遺矣始一陰之
長至五為剝百果艸木至此而皆剝矣然而矐然
碩果猶在其上是必有以包之者也以杞云者言
其包絡之堅也夫一陰雖微志在于剝九二則與
之以既為所係矣九三則與之同體亦已危矣九
四則與之為應將起而爭之矣惟九五居中守正
无意于過不為初六小人之所染汙則是全德而
不利會章以有待也夫包瓜者必於一陰之時過
此則懼其遂剝也會章者无于一柔之卅過此則
六三將與之配懼其遂消也夫陰長而消陽百果
艸木至剝而皆隕者天之命也以杞包瓜而免于
隕者人之志也包絡堅完而終不免于隕者亦天
也未嘗包之與包之不堅則其勢不至于隕不可
以言天也若九五者包于二剝之間遠无所應近
无所遇則其包之堅且完矣其有隕者可以歸之
天矣故子曰九五會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

命也。色不色人也。墮不墮天也。不舍吾志而已。其
如命何哉。論語作匏瓜。匏瓜苦瓠也。苦瓠人所不
取而繫之以供无舟而求濟者。身或曰以杞色瓜
則何漫而墮乎。曰飄風暴雨發屋拔木。是豈色繫
之所能禦哉。若此者可以言命矣。故孟子有言。知
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或曰然則夫子之言曰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也。曰夫子論逸民
七人而曰我則異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曰亦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也。故夫含章以待者

者則有之矣。而孔子不為也。乃孔子則欲撥亂世
而反之正者也。其能如匏瓜之不食乎。故曰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是以南子不
可見而見公山佛。盼不可往而欲往也。雖然善學
柳下惠者莫若魯之男子。世之君子苟欲不磷則
如勿磨。苟欲不緇則如弗涅。苟欲不墮則不若色
繫之堅完也。若此可謂善學孔子矣。

上九始其角。各无咎。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无應无遇。而

乘九五之乾故曰始其角：上窮也一陰之長至
于上則為角上九志在于過其所過角矣初六兌
之反故有羊角之象焉乾為君子兌為小人兌之
象為羊：陰狠而喜觸者也故大壯與共皆以牽
羊喪羊為義夫之初九將決上六往而不勝是以
為咎今始之上六乃求過焉小人之未得志也巽
其詞色以媚君子及其既得志也惟君子之務去
則上九之過初六也豈復過其柔巽也哉始其角
而已矣故曰吝无咎吝羞也始至上九君子之道

窮矣窮而求過其羞吝也自取之矣又誰咎乎故
子曰始其角上窮吝也窮則變矣變而為羴羊角
在上不其然乎



周易經傳集解夫姤卷第二十二

